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五車書室見聞錄

帥學富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帥學富編著

五車書室見聞錄

唐從署





照近富學帥 者作著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自序

當民國肇造之始，國內則軍閥肆虐，共黨倡亂，國外則有強鄰環伺，輒思瓜分，而日本軍閥更復恣其兇焰，時相困擾，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乃至二十一年『一二八』事變，全國民衆深深烙印在心頭的慘痛，在蔣總統英明領導下，全國民衆充滿了愛國心，銳意埋頭苦幹、奮發圖強，想使我們國家，成爲世界上最強的國家。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生，是日本軍閥、有懼我們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已逐漸走向成功之路，乃不惜在蘆溝橋點燃侵略之狼烟，而我厚蓄數年的精神力量，亦終於奠定了長期抗戰的國策，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英明決定，先以孤軍奮鬥，遏阻敵軍於山澤湖沼地帶，繼又與同盟國合作懲敵，終經八年的苦戰，始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

共黨利用我們對日抗戰的機會，與敵勾結，訂立祕約，採取所謂「平行運動」夾擊國軍，擴充實力，日本投降後，更劫收東北，製造叛亂，終於趁我失地新復，民困待蘇之時，勾結俄帝，竊據整個大陸

我政府自民國三十八年，播遷來台，爲着雪恥復國，不敢一息稍懈的目標，就是想救出大陸七億同胞於水火之中，整軍經武，雖有突飛猛進事實，因要保密關係，不便在此暴露，而勵精圖治，則將台灣寶島，建設爲三民主義的模範省，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院子前後栽花木，都市樓高十餘層，長途柏油快速路，家家有電視，人人車代步，九年義務教育，國民均可就讀，工業發展，人人就業，台灣的人民，生活不但安定，幾乎偏於安逸享樂，而無復國懷鄉之念，遂使敵情觀念消失，戰爭的警覺鬆弛，

如是一但臨戰，必當倉皇失措，恐怕招來無可抗拒的慘禍。總統蔣公昭示我們：「國民生活與戰鬥生活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去者亡。」我們懷於大敵當前，雪恥復國之痛，自不敢忘，我們必須及時喚起國人同仇敵愾之心。我深夜常思，我們八年抗戰過程中，全國軍民無不拋頭顱、洒熱血，爲神聖抗戰而奮鬥，但中共則包藏禍心，假借抗日爲名，乘機坐大，到處襲擊國軍，破壞抗戰，使國軍前後應敵，備歷艱辛，始克有此勝利成果，又被共黨陰謀劫奪，假如不能反攻大陸，消滅共黨，那麼國民革命的成就，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打倒軍閥，擊敗日本，只不過替朱毛共匪的叛國鋪路而已，那我們無數的先烈是決不瞑目的。這種深仇大恨，國人身歷其事者，自當瞭如指掌。惟在大陸淪胥，政府遷台之後出生青年，尙不能盡知其究竟，而各級學校近代史之課程，復因時間關係，講授時亦不能窮其原委，我才決心寫了這本見聞錄，其中所述，都是東征、北伐、剿匪、抗戰的真實故事，根據我聞、我見，絕不憑空虛構，以僞作真，爲了確切求真，不得不引出許多與故事相關的人物，這是迫不得已之事。這本見聞錄的故事，作爲中華民國現代青年的警惕與參考。使其有所警覺，發揮雪恥復國的精神，造成文化復興再創造，政治革新再擴大，軍事建設再進步，討毛反共行動再開展，達成我們國力雄厚的實力，才是戰勝共匪，重振國祚的有力憑藉，來完成我們旋乾轉坤，復國建國的神聖使命。

中華民國六十年四月一日

帥學富 序於台北

# 五車書室見聞錄

## 目錄

姚序

自序

一、初遊南昌滕王閣·····	一
二、參加中華革命黨·····	二
三、投筆從戎遇兵變·····	三
四、潦倒窮途欣結義·····	五
五、走上革命軍人路·····	七
六、行伍排長心怯場·····	八
七、初臨戰場不怕死·····	九
八、顛沛難忘生魚粥·····	一
九、軍校受訓苦三快·····	一三
一〇、再入黨得識廖師·····	一五
一一、清繳商團叛變槍·····	一六
一二、黨軍肇基與黨代表·····	一七

一三、晤老友暢談黃埔	二一〇
一四、總理北上時訓話	二二三
一五、黃埔軍校東征記	二二六
一六、戰地追悼孫總理	三〇〇
一七、東征軍回師靖難	三二二
一八、謀策反惶悚受命	三三六
一九、受洗體跨入黃埔	三八八
二〇、領頑兵考驗統御	三九九
二一、傷國恥沙基慘案	四一
二二、失恩師廖氏被刺記	四二
二三、中山艦共黨謀變	四三
二四、二次東征惠州役	四四
二五、打敗仗仍算有功	四八
二六、慶功宴上比酒量	五〇
二七、救舊友代人受罰	五一
二八、迎新年竟觸霉頭	五二
二九、升連長啣命平亂	五四
三〇、逢盛舉參加北伐	五六
三一、國民革命軍編成	五八



三二、出師北伐案通過·····	六二
三三、北伐軍部署計劃·····	六三
三四、唐生智輸誠革命·····	六七
三五、北伐軍捷報頻傳·····	七二
三六、總司令前線督戰·····	七四
三七、潛往漢口做偵探·····	七七
三八、吳佩孚敗後之情報·····	七七
三九、督攻武昌城計劃·····	七八
四〇、挖坑道實施炸城·····	八一
四一、建議改裝鐵壳車·····	八二
四二、打援軍決策攻贛·····	八四
四三、佔南昌得而復失·····	八六
四四、領袖督戰險遭不測·····	八七
四五、再策劃南潯會戰·····	八八
四六、南潯消滅孫傳芳·····	九一
四七、奉命先入南昌城·····	九五
四八、三皮客黃金時代·····	九七
四九、我門共酋郭沫若·····	九九
五〇、初做縣長革舊習·····	一〇一

五一、常聽老吏談往事……………一〇二

五二、禁止蓄辮與纏足……………一〇五

五三、星星之火禍人間……………一〇七

五四、歸故里探親掃墓……………一〇九

五五、再深造考入軍官團……………一一一

五六、全面清黨建事功……………一一三

五七、龍潭之役險象環生……………一一四

五八、政治部共黨奪權……………一一六

五九、陳果夫講黃埔建軍史話……………一一八

六〇、廬山遊景聞虎聲……………一二四

六一、不願編遣叛中央……………一二七

六二、官階倒置羞到差……………一二八

六三、撤離龍岩遭困擾……………一三〇

六四、三變姻緣及先室行誼……………一三一

六五、誤傷日本領事及艦長……………一三四

六六、「一九一八」東北淪亡記……………一三六

六七、「一二八」淞滬之戰……………一三七

六八、十九路軍的興衰……………一三九

六九、建議剿匪計劃書……………一四四

七〇、做縣長安撫難民·····	一四九
七一、以毒攻毒收復失地·····	一五二
七二、疑兵計大獲勝利·····	一五三
七三、解除吉安縣城危·····	一五六
七四、俘獲匪酋孔荷籠·····	一五八
七五、一週之內升三級·····	一六二
七六、被人誣告蒙冤大白·····	一六六
七七、巧炸共匪與巧遇故交·····	一六七
七八、遊南京名勝記·····	一七〇
七九、贛材楚用羅田縣·····	一七三
八〇、泯除閹牆之禍·····	一七六
八一、算命靈不解其故·····	一八一
八二、建亭祝壽留紀念·····	一八五
八三、西安事變全民擔憂·····	一八七
八四、『七七』事變抗戰開始·····	一九〇
八五、『八一三』淞滬血戰·····	一九二
八六、抗戰爆發戰力比較·····	一九六
八七、日軍屠殺南京城·····	一九九
八八、京滬淪陷台兒莊大捷·····	二〇一

八九、遊武漢三鎮名勝記	二〇二
九〇、共匪混入抗戰行列	二〇五
九一、掃除長沙傷兵之亂	二〇七
九二、誤炸大世界的慘劇	二〇九
九三、在長沙偵擒諜影	二一〇
九四、傷兵造亂冒險解圍	二一二
九五、長沙大火誤盡蒼生	二一六
九六、抗戰二期全面游擊	二一九
九七、國際共黨間諜的傑作	二二六
九八、共匪在抗戰夾縫中壯大	二二八
九九、入緬遠征軍的戰果	二三二
一〇〇、重慶是抗戰時的中心堡壘	二三五
一〇一、在重慶數遇敵機險遭不測	二三九
一〇二、我在萬縣保衛陪都	二四二
一〇三、抗戰時期的徵兵	二四三
一〇四、共患難易共富貴難	二四五
一〇五、我國贏得四強之一地位	二四九
一〇六、長衡會戰大軍轉進	二五二
一〇七、焦土抗戰火燒桂林	二五三

一〇八、亂世財富轉眼成空·····	一一五七
一〇九、最後勝利終告來臨·····	一一六〇
一一〇、抗戰八年勝利狂歡·····	一一六二
一一一、日本投降簽字經過·····	一一六三
一一二、台灣光復紀事·····	一一六七
一一三、抗戰八年傷亡損失·····	一一七一
一一四、還都南京沿途見聞·····	一一七二
一一五、史迪威影響力害了亞洲·····	一一七八
一一六、憶姑蘇·····	一一八〇
一一七、徐蚌會戰失敗的經過·····	一一八二
一一八、淞滬撤退·····	一一八七
一一九、危急時 領袖行動記·····	一一九〇
一二〇、胡宗南有大樹將軍風範·····	一二九九
一二一、效法漢朝紀信的羅列將軍·····	一三〇一
一二二、結論·····	一三〇四

# 五車書室見聞錄

## 一、初遊南昌滕王閣

余先祖本居江西奉新縣店上村，與清末復辟之張勳赤田村毗鄰。先父宋康公在童年時，即與張勳是牧牛朋友，不料後來張勳做到兩江巡閱使，世人稱他爲張大帥。先父受其影響，乃棄農經商，足跡遍遊大江南北，至贛東鉛山縣石塘鎮，該地山明水秀，竹山頗多，利用竹絲爲原料，大量出產毛邊紙，爲該地經濟最大之收入，市面繁榮，人稱之爲小杭州，先父乃定居此地，經營商業，待人謙恭有禮，敬老恤貧，爲鄉里所稱道，得當地望族祝姓女爲室，生我兄妹四人，長兄學謙，習紙業；仲兄學經，幼從鵝湖山上和尚學拳技，後亦經營木材；我行三，取名帥鏞，譜名學富，爲母所鍾愛，時與二哥習拳技，余七歲從舅祖父祝星恆讀私塾，舅祖是清末秀才，十一歲讀完四書五經，後因西洋文化漸進，石塘鎮晉紳胡仕松先生創辦私立兩等小學，我亦轉讀該校爲插班生，十四歲考入上饒信江舊制中學，校址在上饒縣城河對岸，課堂宿舍均繞山建築，一面靠山，一面臨河，真是山明水秀，風景優美。

民國八年，余赴滬就讀，道經河口乘民船（即快船）經貴溪、弋陽、鄱陽湖而抵南昌。船靠章江門外，當時船老闆，向乘客討賞錢打牙祭，我賞他十枚銅幣，值銅錢百文，不料船老闆，將百文錢竟買來豬內五臟，心肝肺及肚腸全部。余不勝驚訝，我問他，爲何有這等便宜？他說：「南昌人不吃豬肚內五臟心肝肺，因此便宜。是日晚餐豐盛，船老闆備有水酒，我亦吃得有點醉意，不及上岸找尋旅館，仍在船上住宿。因我年幼，初出遠門，想念父母，夜不能寐，順着月色上岸遊玩。章江岸上，北蘭寺前，忽見河邊「滕王閣」上，仍有數人在此舉杯對酌，余亦登閣一遊，及見滕王閣序，聯想到唐時才氣縱橫的

王勃，字子安，是大詩人王績的侄子，他六歲便能詩文，構思無滯，詞意英邁，乃天才兒童，關於王勃之「滕王閣序」有這麼一段說法。

「滕王閣」實造於唐之顯慶四年，樓極高壯，有江西第一樓之譽。唐書，勃本傳云：「九月九日，都督閻伯嶼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誇客，因出紙筆偏請來賓，客莫敢當，至勃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俟其文輒報，再報語亦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狂歡罷。」王勃狂傲，可也碰上了一个識貨講理的都督閻伯嶼，一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折服了閻伯嶼，要是碰上不識貨、不講理的官兒，後世怕看不到他那篇傳誦千古，字字珠璣的「滕王閣序」了。

王勃不但作了名傳千古的「滕王閣序」，還寫了一首七言詩，余深愛之，故抄錄如後；

滕王高閣臨江渚，  
珮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珠簾暮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水空自流。

王勃從此聲名大噪，當時沛王賢，慕其名，納爲修撰，甚爲愛重，唐時那些王公不重國事，偏好鬥鷄爲戲，王勃看不入眼，著了「檄英王鷄」文，譏刺時政，唐高宗那位渾皇看了之後大怒，斥爲「據此構煽之漸」，立即罷斥，不准入府。

以後很久，又補虢州參軍，可是這位才氣縱橫的文士，恃才傲物，乃爲同僚所嫉，上元二年，前往交趾省父，於渡南海時，墮水而亡，年僅二十六歲。

## 二、參加中華革命黨

余在上海就讀期間，喜閱報紙，漸知國事，當時歐戰終了，各帝國主義勢力插足遠東，尤其是日本助曹錕、吳佩孚推倒段其瑞，其各種借款，數額之鉅，至今未能確知，而曹錕政府，一意想摧毀廣州革命勢力，有爲日本帝國主義效忠之表現。所借金錢，專門擴充吳佩孚軍隊，致使教育經費無着，學閥又從中把持，此時工商原未發達，官紳任意搾取，各省督軍，多係軍閥，爲了擴充軍隊、奪地盤搶稅收，一言不合便兵戎相見。連年發生內戰，互相攻伐，等於今日軍隊尋常之演習。兵禍綿延不絕，各省國民，只好在槍桿下，忍辱偷生。農村破產，工商歇業，市廛凋敝，致使災民，強者挺而走險，弱者貧不自存，流於溝壑，一幅流離圖，半個次殖民地，其亡國滅種也，不旋踵矣。凡是有志青年，睹此現狀，莫不熱血沸騰，誰無救亡圖存之心？有一次我在同學家中，得識同鄉何無文先生，他是江西鄱陽人，爲人和藹可親，以他的雍容豐度來看，初不知他是蘊藏愛國思想的中華革命黨人，我與他相處日久，十分投契，大家披露心曲，他才表露，要我參加中華革命黨，我也毅然應允，後來承其介紹我到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中華革命黨祕密機關填表，宣誓入黨。

### 三、投筆從戎遇兵變

民國十一年初，我家鄉鉛山石塘鎮，由閩、浙邊境的福建崇安縣，竄來土匪百餘人，在石塘鎮洗劫達一日夜。臨走時，並縱火焚燒，家庭不幸，從此貧困，讀書費用，接濟不上，被迫輟學，決心投筆從戎，曾託何無文寫信，介紹我去廣東參加革命陣營，他即欣然應允。次日買好招商局新華輪船票，是普通艙位，問明船上供飯不供菜，祇好自己預備，我買了香腸滷菜隨帶上船，才知普通艙位即貨艙，艙內裝滿洋葱，五月間的天氣很熱，又加洋葱臭味難聞，似覺頭暈，此船出了吳淞，船有顛播，我即大吐不已，如同大病，我是初出遠門，沒有暈船經驗，恐怕吃了不潔之物，得了霍亂，其他乘客，亦有大吐者



，心中暗忖，恐怕由我得來霍亂傳染他人，害人不淺，常聽人說：如果真是霍亂，船進香港被海關查出，要將病人丟入海中，內心更爲焦急。暗忖壯志未酬，即病死途中，殊爲不值。後來船到香港，風平浪靜，忽然病好，才知是暈船。到達廣東，得充大元帥府警衛營司書，每日繕寫公文表冊，工作並不繁重，可是我個性好動，不願埋頭文案工作，我羨慕士兵出操，常到操場看操，頗感興趣，營部林書記官，他是福州人，年約五十餘歲，他對我說：做司書沒有前途，你呵！最好去當兵。我誤會他，討厭我去看操，故說此話，我反問他爲什麼要我當兵？他說：我做了一輩子書記官，現在仍是中尉，從前替我端茶掃地的勤務兵，後來都升到上尉連長，你是有志青年，現在沒有軍事學校可進，當兵亦可升官呵。我才明白書記官是好意。我考慮一夜，次日向方營長報告，請求准我當兵，我們營長說：將來如有機會保送軍校，並安慰我好好工作。我到差月餘，不幸事件發生了，陳炯明叛變，其叛變原因，大約如後：

一 孫總理親自北伐，將軍政大權，交陳炯明留粵主持，不料陳蓄意謀叛，並與吳佩孚勾結，附和聯省自治之說，竭力反對北伐，事爲 國父孫總理所聞，總理即由桂林回至廣東肇慶，派廖仲愷來省勸陳辭職，並召陳赴肇慶，陳炯明不但去應命，竟敢扣留廖仲愷，竄回惠州，他疑心胡漢民回廣東做省長，奪去他的地位，因此謀叛益亟，我 孫總理寬大爲懷，民十一年四月，回師廣州至韶關，即免陳炯明粵軍總司令及省長職，仍留陳兼大本營陸軍部長，以伍廷芳繼任省長，而陳炯明率部即在石龍惠州一帶佈防，並欲乘虛襲取廣州，孫總理聞訊，即回廣州，坐鎮觀音山總統府，陳炯明竟命部將葉舉、楊坤如、洪兆麟等，圍攻觀音山，總統府毀於砲火，我警衛營，傷亡殆盡。總理幸得脫險，倉卒赴海珠，登永豐兵艦（此艦後改名中山兵艦）。我等官卑職小，在砲火轟擊之下，不能隨同。總理登上永豐兵艦，逃到沙面，此地是英、法租界領事館所在地，巧遇招商局新華輪，停在附近海中央，升火待發。我當時僱用小划子，平常僱船渡人，祇收貳毫洋即可，今日船伏硬要八毫洋，爲首逃命，先付八毛錢

，始將我送上新華輪。上了大輪，不料船主是外國人，不講情面，派人將我趕下輪船，並說：此船開往香港修理，沒有照會，不敢載客，否則海關查出受罰。當時無可奈何，祇得下船，仍聞廣州市槍砲聲，又不敢回去，內心非常悽楚。幸好我來粵時，是乘此船，尚有一個茶房認識我，他俟船主離開，他在船上叫帥先生，並向我比手勢，要我划到船尾再上此輪，我依他指示，划到船尾再上此輪，茶房將我帶進一間房艙，囑我在裏面不要出聲，他將房門鎖上，我心中暗忖，世間仍有好人，救我這條性命，將來我有發跡之日，不忘今日救命之恩。

#### 四、潦倒窮途欣結義

我乘新華輪，雖然脫離險境，船抵香港尚未攏岸，茶房開了房門要我下船，當時我問了他的姓氏，他是上海浦東人，姓張名叫阿毛，我身上祇有一塊二毛錢，我即送了他一塊錢，再三謝謝他，到達香港，身無分文，不但無錢再買船票，即住旅館吃飯都成問題。香港又無親友，初出遠門，又不懂廣東話，想做乞討，言語不通無法討錢，不知如何是好。前途渺茫，心內悽慘，望洋興嘆，即在海邊徘徊甚久，饑腸轆轆，意欲投海自盡。但因壯志未酬，心又不甘，正在窮途極難之際，有一位年近卅歲的廣東人前來問我，喂！朋友：我見你有難色，想投海嗎？他初講的廣東話，我不懂，我沒有睬他，他又講上海話，我在上海唸書，上海話勉強能懂，我才知他問我的意思，我將陳炯明叛變，砲毀觀音山總統府時逃出來蒙難到此，身無分文，無法再回上海，進退兩難，確有投海自盡之意相告。他又問我，你到上海有親戚嗎？我說：到了上海可以找同學及同鄉，他又詳問我的身世後，並說：我看你是一個有志青年，不必徘徊在此，請跟我走，負責送你回到上海，我當表感激，我隨他在路上，心中暗忖，此人真講俠義救我，同他去是無妨的，假使他騙我去南洋賣豬仔，豈不糟糕，不能不預為防範。他引我到輪梯邊，我猶

豫不敢上梯，他一再催我上輪，到了他的臥室，招待我很客氣，我問他貴姓，他說：我姓馬，是廣東台山，現在太古輪船做小職員，他又說：我願與你結拜兄弟，你願意嗎？我說：我是窮途潦倒之人，怎敢高攀，他說：我是誠意，請你不必過謙，我說：既蒙不棄，請你去購二份蘭譜帖，寫好再去廟堂宣誓結拜，他下船去買蘭譜帖，我乘機探聽此船開往何處，船上水手都說：明日開往上海，我才放心無疑。待他回船寫帖，才知他年長我八歲，我稱他爲大哥，我同他上岸找到香火很盛的一個廟內，兩人燒香宣誓結拜完畢，仍回船上吃飯。我乘此船，也沒暈船，想起上次乘船暈吐如同大病，或因裝洋蔥氣味很壞的大艙內之故。現在是坐在艙面甲板上，空氣好，又有良伴，談笑風生，所以便無暈船之感了。我與馬大哥談了二日，得到很多出門人的常識，也談到我倆將來的志願。他說：他將來積錢買槍，回家做山大王，我聽得很奇怪，我說：有正路不走，爲什麼要走斜路？他說：現在廣東很多大官（指李福林）都是當土匪出身，將來我回家，聚集數位志同道合朋友，佔山爲匪，規富濟貧，將來槍多人衆，孫大元帥會派人來收編我做司令官，我這樣走斜路，發展很快，將來馬某做了山大王，請你來同享富貴。我說：我要效法班超，投筆從戎，將來我做將軍，奉命來剿你這個山大王。他說：你來剿我，你是我結拜弟弟，我願歸你收編爲正規軍，豈不更好。又說：我倆各走各路，看你走正路快，還是我走斜路快，兩人談不數日，不覺船到上海，他替我在十六舖，找到一家旅館住下，並送我二塊錢，叮囑我設法返家，我兩人相處數日，情投意合，臨別依依不舍，互道後會有期，揮淚而別。是日我去找同鄉何無文先生，面報廣州蒙難經過，以及狼狽逃回情形，並說：將來我的生活，殊堪焦慮，何先生又說：我會替你安排。次日何先生來說：目前一時沒有好的出路，我替你找到一個輕鬆工作，一塊大洋做三天，暫維生計，以待機緣，你願去嗎？我說：爲着生存，我願做，將來遇有機緣，仍請介紹我去參加革命行列。翌日何先生引我去到一家茶行，工頭是河口人，派我在女工部門篩茶。過了數天，何先生又介紹兩位革命同志參加篩

茶，我與他交談，一位叫何志治，原在廣東潮州軍官講習所畢業，曾任排長，另一位姓張，他是江西玉山人，曾任團部少校軍醫主任，均是廣州蒙難返滬革命份子，今日委屈在此節茶，大家同病相憐，在此見面，長吁短嘆，苦笑不輟，我們三人，租了一間亭子間同住，每月租金二元，每人分攤七毛錢。包飯吃，每人每月六元，茶水均由隔壁老虎灶供應。我們節茶工作，做了月餘，何先生又來介紹去黨機關工作，每月津貼十元，我們做的是黨務活動，也做了不少危險事情，如運動何豐林部隊反正，滲透上海兵工廠，炸倉庫，應付租界巡警，夜貼標語，回憶我們的小組會，都在夜深人靜的金神父路行人道上，四五個人，擁肩搭背，邊走邊談，各人報告工作經過，共同討論，再定決策，從新分配工作。散會後，各人執行所有使命，在下次小組會，即要報告各人的工作成果。我們在行人道上開小組會，與今日茶果招待的小組會，祇有形式上的報告，沒有真的活動，更談不上工作成果，憶與當年在軍閥的鐵蹄下，祕密工作的小組會，真有天淵之別了。

## 五、走上革命軍人路

民國十一年八月九日，孫總理由粵返滬，聞說：本黨北伐軍，由閩北打進福建，趕走福州北洋督軍李厚基，聞北伐軍在閩大肆擴充，改爲東路討賊軍，許崇智爲總司令，需人孔急。何無文先生，介紹張、何與我等三人，乘輪赴閩，參加東路討賊軍第四旅第七團，我們三人謁見團長張定璠後，張被派任團部少校軍醫主任，何君被任排長，我被派充第二營司書，到差才知旅長龔豪伯，團長張定璠都是江西人，營長陳與吾，他祖籍是安徽，生長在江西，我營副營長黃在璣，是江西貴溪人，我在這個部隊工作，非常愉快；尤其正副營長，認爲我是個誠實人，要我代理軍需業務。營部軍需，原定張團長胞弟張鳳威，他在南昌尙未來閩到差，因此要我代理。每月向團部領餉，得識團部上尉軍需費紹宏別號子登，他

是江西奉新人，待我誠懇，遇事關切，他常勸我，你是有志青年，現在沒有軍事學校，你應去當兵，學習武事，將來前途無量。與我在廣東警衛營書記官所說意見相同。我抱定決心，請求營長，准我下連當兵，學習武事，營長念我志氣可嘉，准我每日早晚參加第七連出操，操畢仍回營部辦公。每夜由營長指導我看步兵操典，野外勤務，並將戰術戰史等書，借我自讀，受益不淺。三個月新兵訓練，完成了連教練，營長保升我充少尉差遣職務，此時在閩部隊，一律沒有發餉，准尉以上官佐，每人祇發十二元伙食錢，除吃六元，每月可找得伙食尾數六元，士兵每人每月，祇發六元，除吃四元，可找發二元零用。那時物價，全國各地一樣，白米每擔二塊錢，豬肉每斤一毛錢，雞蛋每塊錢要買一百五十個，白蘭地酒每瓶二元錢，剃頭祇要三枚銅幣。那時物價，真是便宜。我是受過窮苦的人，每月得來六元，不敢亂花，除剃頭補充鞋襪外，每月總要積存五元，四個月後，積了二十塊錢，總想匯寄回家，以養雙親表示孝意。可是江西在軍閥統治下，與革命軍的福建郵局不通匯兌，無法寄回，即購小金鎊，每個小鎊，有現在台灣一元銀幣那樣大小，要賣十八元一個，此時我們副營長黃在璣走了，新來副營長莊孟雄，他是保定八期，亦是江西鉛山人，待我更爲親切。不久他調任第七連連長，他要我同去該連任司務長，因司務長是准尉官，與我現任少尉低了一級，我不願去。他說：不久即可保升我做該連排長。他又說：少尉差遣是事務官，沒有前途，司務長是正式軍官，將來頗有前途，他又向營長要求，我營長亦親來勸我說：他亦不願我離開營部，但是爲着前途計，所以勸我充司務長，我聽了營長勸告，和他的愛護，終於下連做了司務長，管理全連伙食與事務，三個月後，果然升了少尉排長。

## 六、行伍排長心怯場

我升了排長，好友均來道賀，先向營長謝委，再到團部面謝同鄉費紹宏，又蒙其引我去見團長。團

長張定璠說：你們營長說你誠實可靠，又肯學習，且能吃苦，我很歡喜，又說：世界上一切豐功偉業，皆由艱苦奮鬥中來，只要不懈怠的努力做去，是斷無不成功之理。辭別團長出來，費亦指導我御兵之術，要恩威並濟，與士兵同艱苦。回連次日輪我值星，早晚必要點名，我初做排長，點名要訓話，事先準備講稿，默念很熟，今晚定可應付，屆時點名號響，內心有點怯場，真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感，我掛起值星帶，心裏慌得可怕，點名完畢，即要訓話，我說了一聲，請大家聽到，士兵靠腳立正，我聞靠腳響聲，將我唸得很熟的詞稿嚇跑了，我見士兵嚴肅聽訓，我忘了稿詞，很久講不出話，使我面紅耳赤，身子慌得發抖。很久才說：我很年輕，初做排長，有點怯場，講不出話，請大家原諒。解散後，士兵都在背地笑我。以後有了臨場經驗，每夜點名，不用講稿，講得很好，士兵也很佩服，日久情感融洽，如同家人手足一般。

## 七、初臨戰場不怕死

民國十二年春，東路討賊軍總司令許崇智，奉命由閩返粵，祇留本旅，鎮守福建，不料孫傳芳，派其北洋軍閥王永泉師，由浙入閩，我旅祇有兩個團，兵力單薄，退守泉州，本團奉命駐守泉州，本營奉命，駐守莆田仙遊一帶，向福州方面警戒，我連駐在仙遊，靠近海邊一個小山，這座山上全部種的荔枝樹，士兵每日都吃荔枝，因荔枝是熱性，吃的過多，身染痢疾者不少，失去戰鬥力之際，忽然營部傳令兵來說，敵人王永泉師，已向我方前進，囑本連特別小心警戒。本連中尉排長張本舜、膽子最小，聞有戰事發生，即裝病請假，我卑視他不配做革命軍，連長莊孟雄徇情，准其率領病兵先行撤退，我同連長及劉排長，率領能戰士兵，祇有四十餘人，固守原地嚴密警戒，奇怪，我初做排長，點名都怯場，可是打仗一點也不怕，大概是在廣州，經過一次戰爭關係。次日團長率部隊由泉州來增援，佈置陣地，

翌日拂曉，敵人果然來攻，激戰一晝夜奉命撤退，團長張定璠，面諭我率兵一排，擔任後衛，掩護本團安全撤退，我是初生之犢不畏虎，膽子真大，奉命後，我將本排士兵，分做三人一組，佈在退路兩側高地，輪流更換狙擊敵人前進，拖延時間，掩護本團安全撤退，次晨抵惠安縣屬之洛陽橋，本團已在橋之南端，佔領陣地，掩護本排過橋，後面敵人，亦已趕到橋之北端，向我排射擊，我率士兵跑步通過洛陽橋，該橋全長達五百公尺，幸我體力強壯，跑得很快，士兵在橋上，死亡兩人。團長見我汗流夾背跑回陣地，當面獎勵，說我有膽識，掩護成功，叫我歸隊休息，本團利用橋之天險，與敵人激戰一週，終因彈藥不繼，奉命撤退泉州，再退回安，被廈門警備司令臧致平，將本旅團長騙去軟禁，迫其下令，要我官兵乘船到廈門接防，擔任警備任務，我等不知其中騙局，率兵登船，船行不及二百公尺，岸上有人大聲叫停，並說：我是臧司令派來接你們的，忘記通知砲台，如果前進，砲台會向你船開砲，待我聯絡好了，再通知你們開船。我們在船上等了很久，未見通知開船，海風吹來，似有涼意，忽見岸上，來了很多士兵，散開向我船射擊，我船人多船小，擠得要命，無法還槍，其他各船，亦是如此，等於待死囚徒，聽其射擊，我船士兵，時有死亡，忽聽岸上，有人大聲疾呼，奉龔旅長命令，要我們繳槍吧，以免都死在海底。處此絕境，無法抵抗，又是奉本旅龔旅長命，祇得繳槍，我旅兩團官兵，共計二千餘人，全部被俘，身上所有銀錢，都被搜光，幸我金鎊，用膏藥帖在腿上，沒有搜去，我們被押解魚子尾海島，此島並無人烟，那來飯吃，此時島上桂圓樹，雖然結子，尚未成熟，都被我等吃光。全旅官兵，餓了二天，真是慘無人道。後來發現島西，有一砲台，旁有茅屋兩間，亦有老兵一班，我問他們！每日吃飯，要向何處購買，老兵用手一指，靠這個小划子，划到廈門去買，我見樹下，果有一隻木船。我說：如能送我過海，願將手錶送你。兩個老兵，貪我手錶，於是將木船，抬下海去，我亦上船，在此海浪滔天，行船驚險萬狀，結果安抵廈門，我到警備司令部，找到了張定璠，才知團長被臧司令騙去軟禁。我們槍

支繳清，團長纔得自由，我見到張團長，報告被俘經過，所有官兵，約二千餘人，均被關在魚子尾海島上，沒有飯吃，已餓兩天，慘無人道，請團長向臧司令交涉。張果去接洽，撥來白米十二大包，要我雇船送去，大家見了白米，歡喜若狂。我又找到費紹宏，一同回到廈門向張團長報告，張對我說：你有俠義精神，將來張某，不會忘記你的，我見其說話表情，眼圈似紅，且有淚水，我亦不勝唏噓。他也問我今後行踪，我答：願去廣州，團長如有朋友在粵，替我寫個介紹信，他即在名片上，寫了數語，要我到達廣州榮利新街，去見王鶴齋先生，他會照顧你的，我有依依不捨感慨，終於辭別，我們二人仍穿軍衣去找旅館。找了數家老闆都說，你們身着軍衣，警備部查夜，知道你們是俘虜，要將你們拿去，仍送魚子尾海島，指導我去鼓浪嶼租界，住日本旅館，無須登記姓名，亦無人查問，睡到半夜，由一日本老婦，見人只收二毛，次日我將金鎊賣了十八元，送費紹宏五元，自己買了一套便服，費去上海，我去廣州，找到王鶴齋先生，蒙其轉為介紹我去香山縣遊擊部隊任排長，得識同鄉桂永清，他在旅部任司書，周雍能任遊擊總司令部參謀長兼旅長、姜伯彰任祕書、團長鄒我齋都是江西人，我在此任排長，精神很愉快。不料忽然患病，病得很重，蒙團長派人將我送去廣州，住進桂軍醫院，該院設備不良，又染上痢疾，病得骨瘦如柴，住院數月，幸而不死。回連養病，漸漸復原，回想得病之由，是在福建打了敗仗，自仙遊撤退，沿途且戰且走，每夜均是露宿野外山林，約有月餘，受了風霜之苦，睡眠不足，營養不良，將身體拖垮了。

## 八、顛沛難忘魚生粥

民國十二年粵局，軍隊龐雜，武人爭地，釀成割據，統兵者只圖軍隊人數之擴充，餉彈之缺乏，在所不計。以是官兵，除得些微給養足資伙食外，關於額定薪餉，向不發給。上下相習成風，已非一日，



其實所苦者，士卒而已。粵中軍隊，雖在孫大元帥一個系統之下，而對於防地之攘奪，彼此侵略，如同敵國，往往發生武力爭鬥，如果戰鬥勝時，侵入友軍區域，必先奪取財政權，凡百姓稅收，均據爲己有，帶兵長官往往立成巨富，而作戰計劃之共同負責者，則棄置不顧。所以內部不和，影響指揮，因此掣肘，國父雖有龐大的軍隊，不能消滅叛軍陳炯明，戰是之故也。

遊擊司令兼香山縣長朱卓文，因香山土地肥沃，出產米穀香蕉，一年收成可供三年食用，收入很豐，易於擴充軍隊，引起友軍覬覦伺機併吞。某日滇軍董鴻勳旅長率隊來攻，激戰一日，我軍不幸失敗，撤退張家邊，此地靠近澳門，每夜露營，均在高山樹林中，又無給養，更不敢去到各村覓食。因廣東各鄉鎮，都有保衛團防守，且在村鎮外圍，建有碉堡，週圍均有小河，出入經過活動吊橋，如果發生匪警，即將木橋吊起，使你無法進入村鎮。我們是敗軍，處此窮途末路，每日即以步槍換取食米，苟延數日，團長鄒我齋，將我請去，他說：帥排長，我知你很能幹，且有膽識，現在我們處此困境，又不願投降滇軍，我寫了一封信，派你做我代表，請你換好便衣，越過敵人步哨線，今夜趕往香山縣城，搭輪前去廣州，請將此信，送給中央直轄第一軍軍長朱培德，接洽本團收編任務。團長又將地圖展開，指示敵人警戒位置說：你要小心謹慎，偷過敵人步哨線，萬一不幸，不可洩漏本團現在位置。全團官兵性命，靠你此行，始得挽救。查張家邊至香山縣，約有四十華里，當時換上團長替我預備的便衣，接過書信及川資，看看手錶已有九點，要在今夜十二時前，趕到香山，始能搭上輪船，祇有三個鐘點，要跑四十華里。辭別團長，即向香山躍進。將近敵人警戒線，我即伏地匍匐前進，哨兵均未發覺，後又經過幾處村鎮，均被保衛團團丁盤問，此時我學會幾句廣東語，又逢農曆年底，民團問我深夜何往，我答：下鄉收賬返城，都被我混過去了。進入縣城，尚有夜市，肚中雖餓，不敢進食，恐誤船期，待我趕到輪渡碼頭，輪船正要開航之際，我即飛躍上船補票。翌日午時，輪抵廣州，趕往長堤馬路，本部辦事處，適與桂永

清、樂鈞天兩人相遇，彼此稱慶無恙。他們問我許多同事安全，我都答復，惟有我團現駐位置，及來接洽收編任務，則保密不洩。我問他倆何時來此，他說：失敗時，你們撤退離城，我即躲在老百姓家中，換了便衣，次日逃返廣州，住在辦事處。他倆又說：辦事處都是粵人，見我們部隊打垮了，似有不願招待之意，此時辦事處，午飯吃過，不便找他們再開飯，樂鈞天說：我請你們到外面去吃。我同桂永清，隨樂鈞天走上長堤馬路，想不到樂鈞天，引我進入一個小攤上吃魚生粥，並買幾根油條，三個人吃了貳毛多錢，吃畢出來，桂永清手拍我的肩頭說：此地都是拉車伕吃飯之處，我們以後做了總司令，不要忘了記今天呵，想不到桂永清後來，果然做了海軍總司令。

數日後，接洽收編成功，本團改爲中央直轄第一軍補充團，軍長朱培德面諭我，率領小火輪數艘，拖了幾條大駁船，帶着軍旗印信，趕回張家邊，接回本團暫住黃埔整訓。有一天是我擔任衛兵司令，忽見一位身材很高穿深灰色西服，手提皮包客人來訪我團長，我很謙躬地引他到團長室，才知他是未來軍官學校的蔣校長，我團不到兩日，奉命移駐廣州市、大沙頭一帶民房。這是民國十貳年底的事。

### 九、軍校受訓苦三「快」

我補充團，遷駐廣州市大沙頭，我升了營部中尉副官，我由營部熊副營長介紹，認識同鄉潘毅然，他是上饒人，家住榮利新街，他任滇軍某旅參謀主任，他告訴我說：滇軍籌辦幹部學校，我聽這個好消息，非常興奮，我說：我想進這個學校，在何處招考，潘說：他不招考，是滇軍部隊中保送，你可請求朱培德保送。朱軍長因我接洽收編有功，准予保送幹部受訓，我雖保送，可是到校，仍要考試，幸得及格，編入第二大隊受訓，民國十三年一月開學，典禮非常隆重，總理孫中山先生，親臨訓話；隨來文

武官員，有譚延闓、李烈鈞、胡漢民、鄒魯、廖仲凱、吳鐵城等多人，孫大元帥訓話大意云：中華革命黨的基礎一點都沒有，這個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祇有革命黨，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所以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怎樣才算革命軍呢？革命軍是要懂得三民主義救中國。追隨我革命的老同志，都不知道三民主義，難怪幾次起義都失敗了。革命軍的同志，如果都懂三民主義救中國，他的犧牲奮鬥精神，便可以一個人去打十個人，今後我派廖仲凱同志，做黨代表兼任你們政治教授，希望你們不但學習軍事，且要研習政治與三民主義救中國的道理，將來挽救中國的危亡，這個重大的責任，就靠你們大家負擔起來。典禮完畢，全體官生，集合在校門外，排隊歡送 孫大元帥。

滇軍幹部學校，設在廣州市北較場四標營舊址，學校圍牆四週，裝有鐵絲網，夜晚鐵絲網且有電流，一觸即死，如果受不了這種野蠻教育，想逃跑是不行的，在校受訓，要有三快——穿衣快、集合快、吃飯快，每餐吃飯時間，限三分鐘，如聞哨音，吃不飽，亦要離坐，跑出飯廳集合、出操時，最若是慢步，由八字分解動作，進至四字分解動作操演慢步，每次學慢步總要操得滿頭大汗。做得不好，還要挨打。有一位同學，受不了這種野蠻教育，夜晚爬牆逃走，不幸觸電身亡。大家都罵學校當局不講仁道，我們是學生，不是囚犯，爲什麼要用電網。有人主張，控告學校當局，結果學生膽小，不敢見諸行動，祇有說說而已。其次拂曉起床，穿衣、洗面、大便時間，都非常短促，稍一慢了，就趕不上集合。很多同學，動作慢了，趕不上吃早餐，餓着肚皮出操。每日收操回來，鞋襪均被露水浸濕，沒有時間換穿乾淨鞋襪，接着又上課堂。時間久了，即有很多同學，得了腫腳病症。在課堂如有同學打瞌睡，全體同學，都被罰跑步。每週末檢查內務，是最頭痛的事，費盡勞力，做到整齊清潔，還要被隊長任意挑剔。他掀起舖蓋，用細針，在床板逢內，挑出灰來，都要處罰，故意挑剔，不盡情理，真是野蠻教

育。

我們開學不久，自民國十三年一月廿七日起，每週星期天，全校師生，要到廣東大學（後改爲中山大學）大禮堂，恭聽 孫總理講三民主義，隊長規定，服裝要整齊，精神要飽滿，聽講時，如有打瞌睡同學，坐在左右同學，用手扭他醒來，否則回校，全體都要罰跑步，另罰打瞌睡者本人三天禁閉。有一次同學打瞌睡，被副大隊長張興仁發覺了，聽講完畢，出了中山大學門口，即罰跑步，跑到白雲山腳的沙河子，再跑回校，往返十里途程，有很多同學，體力不支，倒在沿途，暈死過去。可是我們副大隊長張興仁，他自己總是帶頭跑步，他也累得汗流浹背，氣喘如牛，罰跑完畢，總要訓話，他說：你們犯規受罰，等於罰我自己，你們跑累了，難道我不累嗎？我也是血肉之軀，我又不是鐵牛。從此以後，同學們，背地都叫他做鐵牛。

## 一〇、再入黨得識廖師

民國十三年，本黨從新改組，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本黨爲民主集權制，廣爲宣揚三民主義，大量吸收同志，擴充本黨實力。本校全體師生，由廖黨代表仲凱先生之介紹，集體宣誓入黨。當日各同學，推舉我爲小組長。有一次廖黨代表，召集小組長，個別談話，發現我所填表內，曾記載：民國十一年某月，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宣誓參加中華革命黨，他才知道我是本黨老同志。從此待我倍加親切，常要我到他家密談，要我向同學宣傳，不做軍閥個人幹部，要做黨國幹部，他常講革命先烈史跡，爲黨奮鬥犧牲精神，有時他送我零用錢，我不肯接受，他太太何香凝常說，待我畢業後，替我介紹女朋友做太太。這種話，對我們青年人，是多麼關切呵！廖先生夫婦，待人一片至誠，沒有官氣，他在最忙時間，從不待慢我，我被他真誠感動，我願接受他的領導，聽他指揮，爲黨國爭取革命人才，

爲民族創造偉大事業，必須改造假革命的滇軍，變爲真革命的武力，我是一個革命黨員要效法先烈革命精神——拋頭顱、洒熱血的犧牲精神，大着胆子，在本校暗中宣揚廖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他高潔的品德。我希望全體同學，接受他的領導，每逢星期天，總要帶幾位同學去廖公館，晉見廖先生。日子久了，參加革命運動的同學多了，無形中，結成革命的團體，展開了革命運動，使全體同學漸漸覺醒，不做軍閥個人的幹部，要做黨的幹部，要使滇軍的武力，變爲黨的武力，終於贏得很多同學的贊同，這批同學，回到滇軍部隊中，展開革命運動，要起很大的作用，不久的將來，滇軍個人的武力，果然壽終正寢。

## 一一、清繳商團叛變槍

民國十三年十月，廣州市商團代表陳廉伯，向英商購入大批新式七九步槍三千枝，手提機關槍數百枝，因護照過期，被政府扣留，引起商民憤怒，集體罷市，以示抗議，威脅政府，發還槍械，在罷市期間，商團團丁，全副武裝，似有叛變模樣，其主力分佈西城一帶，負隅守險，和政府軍對壘，整個廣州市，陷入軍事狀態，若干地區，進行激烈巷戰，當年廣州市西關一帶，未關馬路，街道輻輳，商店櫛比，又爲富室住宅區，乃廣州最富庶之區，過去數年，因討莫榮廷及陳炯明之變亂，商民苦於散兵遊勇之滋擾，平時又爲了防盜，所有路口，和小街窄巷，都建造堅強木柵，晚間一、二時，卽予關閉，有人巡守，商團作亂時，據爲防塹。他們又在街道上層，搭起天橋，來往交通，均在商店屋頂天台，置備磚石，還要煮熟糯米滾湯，以備由屋頂撥下，街道上，遍佈鐵絲網，這些都是他們防守武器。團丁全副武裝，佈防在街道路口，天橋乃至屋頂，可資防守的角落，居高臨下，嚴陣以待。本校奉命向西關小市街攻擊前進，集合臨行時，大隊長趙錦雯訓話說：我們軍人，是保國衛民爲天職，小市街，又是金舖、錢

莊，蝟集之區，政府不敢派軍隊前往，誠恐不良軍隊，乘機搶劫，所以派本校擔任此一攻擊區域，我們的任務，是收繳商團武器，要保衛商民生命財產，不准其他部隊去搶劫，尤其你們是學生，將來前程遠大，不可乘人之危，奪取商民財產，此次出戰，要嚴守紀律，顧全校譽，除收繳商團武器外，不許染指私人財產，否則要受軍法制裁。訓話完畢，檢查裝備，即時出發，抵達西關，即向小市街，衝鋒前進，商團見我們是學生軍，未向我們射擊，我們隊長，跑在前面，大聲說明，我們是幹校學生，特來保衛你們的，趕快開開木柵，讓我們進去，代你們防守，如果不信我言，我即將學生帶走，保衛其他地方，讓其他雜牌軍隊，四面用火圍攻，那時你們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商團知道我們來意，不敢抵抗，打開柵門，讓我隊進入，將商團武器收繳後，當時李福林部隊，想來染指，經本校區隊長，向李部說明，此街已被本校學生佔領，商團武器亦已收繳，不必來了，李部果然退去。我們在小市街，繼續防守，達兩天一晚。有一位同學，私對我說：昨夜搜查武器時，發現某金鋪金條不少，又某錢莊港紙很多，有意取之逃往香港，我說：我們是學生，將來前途，無可限量，不該有此邪念，被我說得面紅耳赤。返校後，大隊長訓話，本校幸無傷亡，此次各同學很守紀律，次日小市街商民，送了廿條燒豬，和酒菜、錦旗等物，來校慰勞，表示感謝本校師生，保衛週全之德意，是日全體師生，吃得很高興。

## 一二、黨軍肇基與黨代表

總理因從前各軍之始從終叛，陽奉陰違，力圖革新之策，曾派 蔣公親赴蘇俄考查革命速成之道。發現軍隊黨化實為最大原因，知必有明瞭黨義之軍隊，然後能服從本黨之指揮，尤必有信仰黨義之幹部，然後能造成革命之武力。乃於十三年夏，成立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以養成黨軍幹部，秋冬之間，成立教導團， 蔣校長委託陳果夫在滬招募學生及士兵，九月初 蔣校長及廖黨代表派何應欽籌備教導團第

一團，以何應欽爲團長，以繳得廣州市商團之槍械數千支，及黃埔軍校由俄購來之各種兵器補充之，故武器極爲完備。十二月成立教導第二團，以王柏齡爲團長，十月卅日軍校第一期學生畢業，分發各團實地訓練，凡團中一舉一動，一興一革，均須受各級黨代表之監督，以示軍隊黨化。黨軍之名，於以成立。至於官兵生活寢食與共，甘苦相同，對於本黨主義及黨紀軍紀，莫不深識奉行，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聲威廣布，故革命軍之武力，實發軔於此。我黨軍之特色，卽是黨代表具有左列功能與權責：

#### 一、黨代表制度之由來。

總理鑒於蘇俄革命之成功，實賴於採取黨代表制之紅軍，我們士兵大都智識幼稚，與蘇俄正復相同，故欲練成爲主義犧牲之軍隊，非採用黨代表制不可，特於教導團成立之始，委派各級黨代表，施以切要之政治工作，此種訓練，實爲黨軍之特色。

二、蔣校長盱衡時局，遂一意訓練教導團，指導官長，則以賞罰嚴明，盡忠職務，愛惜士卒，振刷精神，以身作則爲主旨，教育士兵，則以了解黨義，嫻熟技能，遵守紀律，忍苦耐勞，愛護人民爲要素，期於最短期間，造成爲主義而奮鬥而犧牲之革命武力，教導團採用黨代表制，以施行政治訓練，其目的如下：

(一) 求士兵明瞭國民革命軍之意義。

(二) 求部隊團結精誠，嚴守紀律，提高戰鬥能力。

(三) 監察官長行動，改良士兵生活。

(四) 指導宣傳工作。

#### 三、黨代表之職權。

黨代表立於監督指導地位，必要時，得直接指揮軍隊，其效力不特便利於黨務指導及政治訓練，而

於軍權軍令之統一亦甚有關係，其職權之規定如下：

(一) 黨代表對於部隊內之行政，有隨時監察之權。

(二) 黨代表爲圖輔助其工作進行之便利，有組織選舉特種委員會之權。

(三) 黨代表有加入所屬黨部執行委員之權。

(四) 黨代表對於黨務及政治工作之處置有單獨發佈命令之權，但須不妨害部隊之軍事行動，並須通知其部隊之同級長官。

(五) 黨代表對於同級主管所發之命令認爲有明顯罪過或重大錯誤時，有拒絕簽字之權，但須即向其上級機關陳述自己之意見。

(六) 黨代表對於部隊同級主管所發之命令認爲有危害國民革命之進行時，須設法使其不得下達。如已發出，黨代表有即時單獨發表命令不許其部下實行之權，但一方面應從速報告相當之機關。

(七) 在左述場合內黨代表有在最短期間彈壓之或將罪犯逮捕送交法庭之權。

1. 官長明白表示其反叛之意志時。

2. 軍隊中有謀反及掠奪之暴動時。

3. 其他個人或部隊有不法行爲時。

(八) 在激戰時其部隊之同級主管失去戰鬥力或陣亡，而新任之官長又未到場之際，黨代表有指揮其部隊作戰或指定其部隊內之資深軍官暫時指揮作戰之權，但須即時報告上級機關。

#### 四、黨代表與部隊官長之關係。

教導團之黨代表因有指揮黨務政治及軍事之職權，故須與有關係之機關人員，互相聯絡以利工作之進行，其關係如左：



(一)黨代表對於部隊長官，無論何時須尊重其士兵中之信用及威嚴。

(二)部隊長官對於黨代表（不問其是同級或非同級），如非得本軍最高級黨代表，或經法官會審之特許，不得剝奪其自由。

### 一三、晤老友暢談「黃埔」

民國十三年初，我考入建國滇軍幹部學校，老友桂永清考入軍政部講武學校。兩個學校均在廣州市北較場，我校駐在北較場四標營之舊營房，而講武學校是駐在北較場之東面竹子搭蓋的營房內，兩校共用一個大操場。每逢出場操練，彼此均能看見，雙方視線接觸時，微露笑容無法談話，我們約好每逢星期放假時，總在兩校向廣州市的去路等候，同往廣州市，先到大沙頭茶樓吃一頓，然後去到先施公司看戲，或分道揚鑣去看朋友。

有一次在茶樓與桂晤談時，桂約我去考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他說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是國民黨辦的正式軍官學校，該校教育除軍事外，有三民主義，及政治功課，將來頗有前途，要我放棄幹校與他同考黃埔。我說：幹校教育野蠻，受盡折磨，深感不滿，我同意桂的相約。可是我們幹校管理嚴格早有宣佈，如果未經准假離校，即以逃兵論罪。臨到黃埔考期我曾請假不准，裝病請假外醫，亦未獲准，本校營房四面裝有鐵絲網，夜晚接上電流，過去即曾有同學夜晚爬牆觸電身亡之事，故又不敢爬牆外出，使我受到嚴重威脅，無法前去應考，日夜均感不安，也是我命該注定，失去良好機會。後來桂永清果然考取了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他離開了講武學校，轉讀黃埔。我倆總是函約星期天假日在大沙頭茶館晤面，桂將黃埔軍校組織及教育情形說了一個大概：

總理

孫先生